

红色村庄留仙坪

贾建霞

三十年前的盛夏的一天,一个中专毕业的初中同学来到我家,告诉我被分配到留仙坪乡工作了。那是暑假,巷道里坐满了乘凉的大人和小孩,所有的人都为他感到高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分配得好,留仙坪是老区,属商镇区所辖,离家又不远……”这是我对留仙坪的第一印象,至于“老区”称谓,于那时的我来说,仅是个名词而已,无任何内容上的接触。

后来有幸从事党史工作,在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史中,我发现和关注到留仙坪,对于商洛革命老区来说,它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1946年,李先念率领的中原突围部队与冯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在留仙坪胜利会师,两部合编,如虎添翼。因留仙坪地处龙驹寨、商州、洛南接合部,西与商州的北宽坪,东与丹凤的庾家河、峦庄、蔡川连成一片,距龙驹寨较近,又有大山阻隔,国民党好进难出,适于隐蔽作战,是个理想的游击区域;群众基础好,部队在此休养生息,转战南北,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主力反攻中原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留仙坪一个不到5公里的小山沟,为部队养

护伤病员270多人,其付出是巨大的,尤以李先念司令的房东张孝仓及其孙子的牺牲最为惨烈。

5月23日,我又一次来到留仙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现在的留仙坪村,因机构改革,已属丹凤县蔡川镇管辖。庄严肃穆的会师广场上,巨型浮雕像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让我们恍如听到了77年前的枪炮声,目睹了革命先烈出生入死的英雄壮举。

时值初夏,远远近近的山峦已披上茂密、葱茏的绿装,依路而居的人家白墙青瓦,鲜花朵朵。这个红色的村庄,蓬勃着旺盛的生机,昭示着美好的未来。

英勇、悲壮的革命故事,震撼着我们的的心灵,连老天也为之动容,刚刚还是阳光普照,这会儿却下起了细细密密的小雨,仿佛在告诉每一个人:如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这片热土上的黎民百姓用无畏的付出和牺牲换来的,是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场小雨冲刷了我们旅途的疲劳,洗去了心中的尘灰与浮华,让我们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

雨中的留仙坪老街,古朴、静谧,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守护着灵魂的家。漫步其中,步步景观,如入画里。相比于看过就遗忘,甚或千篇一律的风景来说,我更喜欢这走心的启迪灵魂的有故事的地方。



留仙坪老街



红色广场英雄塑像



胜利会师浮雕

《胜利会师》浮雕

荷韵法官

余显斌



山阳县的法官镇算半个水乡,荷花处处。养一池荷,同时也养一池生机,一池美丽,也养了一池翠色。这翠色当然是荷叶。

荷叶出水,无论大小,无论张开的和未张开的,都绿得青葱,绿得逼眼,绿得清心明目。而且,那绿无一丝不洁,无一丝驳杂,无论贴水而生,还是亭亭玉立,都显得圆满、优美,将一种潇洒自如、一种飘逸自由显示,如水流山涧、箫吹月下,毫无凝滞。

植物如人,美好草木更如高士,如哲人。荷便如此。

荷叶,尤其将高洁的品行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们自然而然地生长,翠绿色;雨丝落下,地气回暖,荷钱生出;熏风吹来,暖意如酒,荷梗长长;蛙声一片,呱呱响起,荷叶扩展,扩展成一片无边的云,一片波动的绸缎,映着水,衬着夏,也盛着鸟鸣虫叫。

下雨的时候,荷叶如玉盘一般,承接白亮的雨。当它承接不住时,知道放弃,轻轻一侧,一窝晶莹剔透的水全部泻了,如水银流淌,毫不可惜。然后,它又挺起叶子,面对着雨点,面对蝉鸣。当然,支撑得住时,它也不拒绝雨露,将它们化为一粒粒珍珠,将自己的绿透珍珠,化为一片美好,一片翡翠的色泽。

荷叶知道取舍,因此潇洒恣意。

人如果是荷叶,面对金钱,面对权位,面对物欲,能有取舍,知道什么是该得的,什么是不该得的,知道满足,知道放弃,也一定会潇洒人世,笑对红尘。可惜,人很难做到。



一池荷,最美的当然是荷花,尤其白荷,那一瓣瓣花如素衣,如白雪,白得纯洁,白得干净。早晨起来,一夜雨露过后,每一片荷瓣上都滚动着一颗露珠。那露珠圆润、清亮,一尘不染。一夜雨露之后,荷花显得更加水嫩,更加干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养一方植物;柳喜温,菊喜寒,梅喜欢开在雪中。至于荷,则喜水。

我的书房在楼下,对着外面的阳台,房子不大,算是斗室。房内粉墙洁白,清白无瑕。唯有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一个书柜罢了。门上挂着一张竹帘,阳台上放着一口大缸,里面栽了几截藕。到了三四月间,水面钻出荷钱,真的如铜币一样大小。荷钱长大,铺开,碧玉盘一样。阳台上当然没有露水,可是,早晨起来,荷叶上竟然出现一粒粒露珠,碎钻一样,在晨光中闪烁闪烁。

然后,叶子长高,荷花冒出。

荷花盛开,灼灼其华,风韵自具,风神无限。

有时,面对着一朵荷花时间长了,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朵荷花,在微风中摇曳着,摇曳出一种风致,

一缕清香,一幅风景。

人的心如果能入一朵荷花,面对俗世的侵扰,面对名利的玷污,始终如一,不受侵染,不受玷污,那么,一定会很典雅、洁净、高尚。那样的话,无论走在市井深处,或者名利滚滚中,都能一身轻松,满心轻盈,没有得失的重压,没有焦虑和坐卧不宁,就如一朵荷花处于清风中,映在明月里,生活出一种人生的大境界,一种人生的自然。

自然最好,最能有益身心。

伴着一朵荷花心,面对无限世情,风起,随意摇曳;雨来,露珠零落。有蜻蜓磨着翅膀飞来,停在花朵上,也是一首清新的绝句。

这才是最美的活法。



至于莲藕,虽然生长在淤泥里,却总是那么白,白如玉,白如冰雪。即使初生的嫩荷,也是如此,玉色不改,几近透明。家乡是水乡,水田处处,水色如镜,在天光下泛着白光,倒映着村子、大山、树木和天空的影子。种荷,在这儿处处皆是,门前屋后,远处破塘,河畔山脚,甚至湖里都是。读书放学后,我们经常跑到湖边,撑起放在湖边的如月的小木船,在荷叶田田中,一路撑到湖中间,然后提着一根青青的荷梗,慢慢地提着,就提出一截嫩藕,用水洗了,净净白白的,咬上一口,慢慢嚼着,满嘴清新鲜美的味道。

人的灵魂如能如藕,净如冰雪,白如玉雕,几近透明,这个人大概能称得上玉壶冰心吧。

我的邻居有一池荷,远远看去,一片清凉的绿色,沁润得那片空气都仿佛是绿色的清凉的。暑假里,我回到山里的老家,清晨一早起来,沿着公路慢慢地走着,清风带着露珠的清凉气息,吹拂在人的脸上和身上,就如儿歌在轻轻拂拭着。有时,我会随意地走到邻家的门前,站在那片荷塘前面,面对着那片绿云。荷塘不大,两铺席子的样子,荷叶密密麻麻高低错落,俯仰生姿,在晨曦中招展着,仿佛将晨曦都染绿了。荷花在荷叶间闪闪闪烁的,有

开的,有半开的,还有的是花骨朵,无论哪一种,都白得如珍珠,清心明目。

人在塘前,心也化成一朵荷。

邻居说,这儿原来是一个猪圈,不喂猪了,就在猪粪上填了土,用剖开的竹子引来一股山泉水,植上藕,就成了一个荷塘。那水,来自屋后的泉眼,泉水筷子粗,汩汩有声,流入一口井里,满了溢出来,引入池塘中。

那么白的荷花,那么绿的叶儿,那么白净的藕,竟然生于一池猪粪中。原来,无论环境多么肮脏,也无法玷污一个高尚的灵魂。

荷花如是,人亦如是。



荷花落尽,莲房青嫩,一粒粒莲子已经隐然可见,粒粒碧翠了。六朝民歌多青嫩有味如莲子,其中一首道:“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莲子不可能清亮如水,如是的是感情。其实,莲子的青嫩,是可以比喻细腻的感情。

撑着一只小船,采摘莲蓬,趁着无人看见,悄悄地扔给心上人,看着对方剥着青嫩的莲子,放在嘴里吃着,此时心里的感受,一定带着莲子的清香、莲子

的清水气。生吃莲子,满嘴清香,满嘴水嫩,口感实在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莲子煮粥,薄薄的米粥,乳白的汤汁,一粒粒莲子,丝丝的清香,然后用白瓷碗盛着,白瓷勺舀着、吃着,生活那一刻就如这莲子粥,带着一种清淡,一种洁净,一种无穷的回味。人说,淡味是至味,说的大概就是莲子粥吧。久吃此粥,心清、心静还是次要,最为主要的还是养生,能让人眼光清澈,在水一方,脉脉无语,情谊万千;能使人脚步轻快,走遍千山,行遍江湖。至于口气清新,草木气味氤氲,则是额外的收获。

更有韵致的人制造的荷花茶,不可不提。

我有好友,一椽瓦屋,住在大山深处,四周茶香浮动,是典型的茶村。其门前一片荷塘,到了荷花开后的晚上,将小包的茶叶放在荷蕊间。荷花白天开放,晚上收拢,将茶叶包放在其间,经一夜荷香沁润,第二天花开拿出,泡上一盏,绿色茶汤,袅袅茶香,竟然带着荷花的香味。品啜一口,满嘴的清醇,满嘴的荷香,满心的清润,灵魂中甚至也带着荷香缭绕。这样的茶叶,尤其在夏日的午后,于蝉鸣嘶嘶中,坐在粗柳大树下慢慢品着,浑身燥热顿消,遍体透凉。

观花养眼,赏叶养心,品味养身。

荷如高人,是谁说的?很是不错。

